

二胎一下生了俩 月入过万还得“啃老”

每月家庭支出一万五,仨娃上学后会花得更多

头条链接

孩子一生病 家里就乱了套

四个大人看娃,还忙得团团转

王明是一名国企员工,1984年出生,在单位已是小头目。妻子与他同岁,在一省直事业单位就职。在三十而立的年纪,这对“80后”小夫妻工作体面、收入稳定。2013年俩人有了一个女儿,这个孩子的到来并未给他们的生活增添太大压力。他们每月收入一万五千元,完全负担得起养育孩子的支出。

直到2015年9月,王明夫妇迎来了家庭的二胎。出人意料,这是一对双胞胎,一男一女。从这两个小娃出生那一刻起,王明夫妇的养娃难度便从普通模式跳到了地

狱模式。大娃才两岁,家里要看护三个孩子。岳母来了,又请了一个保姆,王明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,时间被大大压缩,同样迅速缩水的,还有银行卡上的数字。

他们请的保姆要比普通保姆贵个几百,毕竟三个孩子,不是这个闹就是那个闹,看护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。现在的保姆还是王明托朋友找的,比中介处要便宜许多,但一个月的保姆费也得有三千一,而且每三个月便要再涨三百。保姆要从孩子出生请到孩子会跑会走,差不多要一岁三个月左右。

二胎政策彻底放开后,生还是不生,让很多家庭纠结不已。多一个孩子,不是多双筷子多口饭那么简单。吃、穿、用、住、看护、医疗、教育,哪一笔账算起来都不轻松。家住省城的王明(化名)家里已有一娃,2015年又迎来了一对双胞胎,此后,巨大的经济压力压得他们夫妻俩几乎喘不过气。

本报记者 魏新丽



一名产妇和宝宝在一起。(资料片 文图无关)

生了二胎后,海淘奶粉换国产

由于孩子母乳水不足,所以三个孩子都需要喝奶粉。老大喝得少,一天喝一次,一个月喝半桶。但是两个小的一个月加起来得喝三桶多。他现在买的是相对便宜的国产奶粉,一桶要二百五十元左右,这样一个孩子一个月就得有九百块钱的开支。这笔奶粉钱要持续到六七个月以后,等孩子可以吃辅食了,才能慢慢减下来。

与第一个娃相比,二胎每

个娃的投入其实在减少。第一个娃喝的是海淘来的奶粉,一桶四百多,二胎就只能喝得起国产的。大娃当时不怎么用尿不湿,都是洗尿布。但二胎时,洗尿布都洗不过来,只能用尿不湿。尿不湿如果全天二十四小时用,每两个小时一片,每片2元,两个孩子一个月就得1500元。为了省钱,王明等孩子稍微大点,就把尿不湿从日本花王换成了国产的。

仨娃都上幼儿园,一年得多花七万二

老大今年三月份就要上幼儿园了。由于公立的幼儿园太远,接送不便,就只能选择小区内私立的,一个月学费两千。因为三个孩子之间年龄差距小,老大还没上完呢,两个小的也就要上了,这样到时候一个月就要花六千,一年就是七万二。一想到未来这个情况,王明就愁得慌:“唉,到时候再说吧,只能先顾眼前。”

“一个孩子的时候感觉能省好多,现在在吃老本。”王明说,虽然在生孩子之前就考虑到经济会比较紧张,但是实在没想到会这样。“没想到这么早要二胎,

更没想到这次是双胞胎。”为了孩子现在的花销以及未来的教育费用,夫妻俩不得不勒紧裤腰带使劲攒钱。

王明的妻子11月份休完3个月产假后就赶紧上班了,因为产假期间没有奖金,每个月少发5000元,家庭收入减少三分之一。“可不敢让她当全职妈妈,否则更没收入了。”王明说,现在他们夫妻俩时不时地需要从老人那里借钱救急。“啃老我们心里也过意不去,但是不啃老又实在不行。”王明说起来还觉得不好意思,“一个孩子应付得来,三个孩子就有点吃紧。”

王明夫妇养娃账单

2015年,王明夫妇年收入为165000元,在二胎生了一对龙凤胎之后,他们除了每个月要支付巨额的房贷之外,还要承担三个孩子的花销。今年以来,仨孩子已经花费了36400元。等他们都上学后,王明夫妇每年要多支出7.2万元。

产检:1300元
孕妇营养品:1000元
生产:10000元
奶粉:2700元
纸尿裤:2000元
婴儿床:3000元
保姆:12400元
医疗:4000元
总开支为36400元



戒毒所里过新年,亲情让他们坚定戒毒决心

戒毒人员攒钱送家人新年礼物

本报济南2月3日讯(记者郑帅)“爸妈,从我吸了毒,一直向你们要钱买毒品了,我对不起你们。上次我给家里汇的1000块钱,是我在戒毒所挣的劳动报酬,过年了,爸妈买两件新衣服穿。”在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里,戒毒人员小杰(化名)还没说完,母亲忍不住泪流,搂着儿子哭出了声。1日,许多像小杰一样的戒毒人员,在年关到来之际,见到了他们的亲人。

小杰原来在银行上班,家里本来还算富裕,但五年的吸毒生活让他把积蓄挥霍一空。为了筹集毒资,他东凑西借,就连母亲养老的钱他也连骗带偷,拿走了不少。“30年来,儿子从来没给我和他爸买过一件东西,更别说过年礼物了,自从知道他吸毒以后,我就没睡过一

天安稳觉,就怕这孩子毁了。这次给了我们1000块钱,不在钱多少,哪怕是100块钱,我和他爸也知足了。不怕你们笑话,刚得知这件事的那天,我整整哭了一晚上。”小杰的母亲说着。

在鲁中强制隔离戒毒所里,像小杰这样给家里人寄钱的并不是少数。他们把节省下来的劳动报酬通过汇款的形式汇到亲人手里,以此表达忏悔之情。临近过年,所里就有23人给家里人寄钱,总共有7200元。

记者了解到,不少吸毒者的年龄并不算大,他们最后走向吸毒的道路多是因为好奇。“我从初中就开始吸毒了,一开始是K粉、摇头丸,那时候就是好奇、爱装酷,和一群社会上的朋友在一

块玩,他们吸我也跟着吸。后来就开始吸冰(毒),初中没上完就不念了,出来打工还是跟他们混在一起。那时候的男朋友也吸毒,他吸完后经常感觉会迷失心智,总是胡乱猜疑,怀疑我与别人有染。我们的生活在吸毒、吵架、打架中不断重复。”在山东省女子强制戒毒所,戒毒人员小玲说,有时候自己觉得生活不能再这样,就尝试着戒毒,但都没有成功。

“其实他们都是受害者,很多孩子心智还不成熟,才会染上毒品。我们希望在小年里让他们和父母团聚,能够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爱,用感恩的情感唤起他们内心的意识,增强戒毒的决心和信心。”山东省女子戒毒所二大队教导员于瀛说。



山东省女子戒毒所里,许久未见的一家人相拥而泣。

本报记者 陈文进 摄